

职场励志

美商独资公司睿智无限中国区首席代表突然离职,主管销售的副总监走一批团队和客户另起门户,剧变中远在美国的总经理束手无策,市场总监夏青青临危受命,挑起公司发展重任,公司危机变成夏青青的个人机遇。职场中的人都会遇到各种选择,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从一段情感“跳槽”到另一段情感。如何选择?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是诱惑还是疑惑?夏青青的故事,或许可以给她比她更年轻的人一些借鉴。

郑磊带着夏青青到北戴河旅游

郑磊几乎在几秒之内就做出了决定,如果夏青青约自己的话,那么这两个会就改天。目前来说,没什么事情比夏青青更重要。

“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怎么了?你想出来走走吗?”“嗯。在家里有点闷,想出去转转。”“好啊!你想去哪儿转?”“哪儿都行。呼吸呼吸外边的空气,看看蓝天白云。我在家里捂了三天了。”“呵呵,好呀。那你等我吧,我一会儿就过来。”“好啊。那你到了给我电话。”“好。”“那你路上小心点,慢点开车,我不着急。”“好。”

半个小时以后,郑磊那辆黑色的宝马X5就停在夏青青楼下。车刚洗过,阳光下黑得耀眼,好像一匹黑色的豹子,驯服地趴在路边。门开了,夏青青走了出来。她穿了一件苹果绿色T恤,黑色短裤,头发束了起来,扎成一个马尾。刘海也用发卡卡了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修长的脖子。远远看去,好像是棵绿色的小竹子,水灵灵地从阴影处走出来。这是郑磊第一次看到夏青青如此打扮,他打心眼里微笑了起来。

夏青青一边打招呼一边上了车。“你换车了啊?”“哦,是。也不是我的,一个朋友借我的钱,刚还上。这车非要给我开,说是当利息。”夏青青看了他一眼。她还挺喜欢郑磊这一点,凡事不喜欢张扬,不爱显摆。对物质看得很淡,什么东西在他眼里好像都微不足道。不管什么事情,他总是能够淡淡地一语带过,仿佛生命中没什么太要紧的不能失去的东西,钱,名利,房子,似乎连女人都是可有可无。“不错,黑色漂亮。好像黑豹。”“还成吧,这也是老款的。嘿嘿。对了,你今天头发梳起来显得特精神特好看。”郑磊咧嘴笑,脸冲着夏青青,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一见到夏青青就笑个不停,笑得自己都觉得挺傻。

夏青青看了看郑磊,隔着墨镜看不清他的眼睛,可是能够感受到那墨镜背后传过来的炙热的眼神。于是不好意思起来,脸红了,把头扭开。

到了北戴河已是下午,原来郑磊在北戴河有个很漂亮的三房公寓,据说是他父母留下来的。老两口经常在夏天来海边小住疗养。公寓虽然有点老旧,但位置很好,正对着海。前面一无遮拦。房子有个很大的露台,露台上撑了遮阳伞,躺椅,在露台上就可以欣赏海里的日出和夕阳。从房间里走出来,几步路就到了海边。

海边人不多,但也还是有几对男女老少,穿了各式的游泳衣在海岸边跑来跑去。夏青青不想游泳,于是两人就赤了脚在海边散步。太阳也已经西斜,阳光于是也就不那么毒辣,沙子细细的软软的,从夏青青的脚趾缝里钻进去,又流出来。一粒一粒的沙子摩擦着夏青青的皮肤,温暖的,流动着,好似一个小动物在紧紧贴着她脚底,让她的心也跟着温热起来。

郑磊带着夏青青去市场买了很多的海鲜,然后就在公寓里煮了,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吃海鲜,看夕阳。海边的夕阳真美,余晖把天空和大地都染成了红色,夏青青好多年没有看过这样美丽的景色了。特别是,这样舒适的地方,放松心情,有酒,有吃的,有喜欢自己的男人。那是一幅很美的画面。远处的太阳快要沉入海面,夏青青靠在栏杆上,身体柔软地弯成一个好看的曲线,下巴微微翘着,脸颊不知是被酒还是被夕阳映得红彤彤的。一双眼睛也眯了起来,那个斜斜地瞟向郑磊,眼神里也带着微醉,于是妩媚就从她的眼角、嘴角、眉梢、发梢飞了出来,幻化成一只只小精灵,在郑磊眼前飞舞,挑拨得郑磊浑身燥热,一触即发。于是,头昏脑涨的郑磊,就这样一把把夏青青搂在了怀里。郑磊想,这个女人真是好啊,处处给他惊喜,这是一个宝藏,他要据为己有,慢慢发掘慢慢珍藏。一定不能被别人抢了去,一定不能。这样想着,郑磊更加紧地将夏青青搂在怀里,紧到夏青青都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的清晨,夏青青在海浪声中醒来。夏青青微笑了一下,裹了被单,悄悄起身走到露台上。再回头看看眼前的画面,怎么感觉这样熟悉呢?是电影中的某个场景吗?夏青青恍惚之间忽然有点不确定,自己这次是否可能像上次一样纵身一跃,是落进幸福的摇篮还是痛苦的深渊?她有点害怕。就在这时,她觉得背后一热,郑磊的手臂圈了过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也醒了,看到夏青青裹着被单站在露台上发呆,就悄悄起身,从后面抱住她。夏青青没有回头,她能感觉到,背后这个胸膛暖和而坚实,像一座大山。他的心跳沉稳有力,在这世界上最有魅力的节奏声中,夏青青也平静下来。她微笑着向后靠了靠,把头枕在他的手臂上,顺带着,把游离的心也窝进了身后这个温暖的怀抱里。



生财之道

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坠入人生谷底,绝地反击,三年成为百万富翁。他做的事,都没有难度;他遇到的机会,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他靠最平庸的方式,经过3年坚持,最终成为百万富翁。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做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从老康身上,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有的“特异功能”: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一旦你拥有这种“特异功能”,发财好比例行公事!

先听听富人现身说法

2007年3月2日 星期五 多云

原以为毛梅装修房子要请教我是玩笑话,没想到没隔几天毛梅真的打电话给我了。她问我有没有空,想请我陪她一起到装饰市场转一转。我手头上也没啥要紧的事,便说没问题。

我和毛梅约好见面的地点,坐上她的车,直奔装饰市场,从地板看起,一直到灯饰。事实上,我并没起到什么导购作用。进了装饰市场,各门各店的销售员把自己产品的功能、特点描述得清清楚楚,我就像一个保镖,偶尔在边上插一句话。毛梅似乎比较忙,在我和她逛装饰市场的过程中,她时不时地接电话,有时一个电话要通很长的时间。我说:“你这么忙,又要装修房子,怕身体吃不消吧?”毛梅说:“我今天就是来摸一下价格,回头包给装修公司,免得被宰。”我说:“装修公司来买的价格会比我们今天问的低10%左右,同时你要指定品牌型号,以防装修公司偷梁换柱。”毛梅说:“那我们得把今天问的这些牌子记下来。”于是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把了解到的都记了上去。

从装饰市场出来,天已经黑了,正想和毛梅道别,毛梅却对我说:“今天耽误了你时间,晚上一起吃个便饭吧。”很明显,毛梅说的是客气话,但我却一口答应下来。穷人是一个圈子,富人是一个圈子。如果穷人想致富,得设法进入富人的圈子,那里的资讯是穷人不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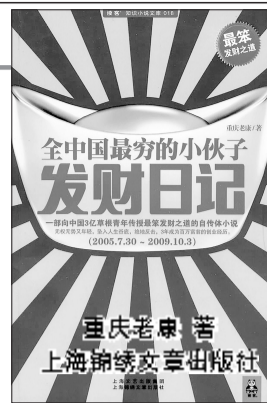
上了毛梅的车,在一个茶餐厅门口停了下来——两个人吃饭,不好点菜,茶餐厅比较合适。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毛梅点了饭菜,拿出笔记本看她记录的价格。

毛梅很乐意和我沟通。用她的话说,沟通使人进步。她问我:“一个企业,从起步到成熟主要靠什么?”她给了我三个答案,要我选择:一、靠产品,得产品者得天下。二、靠市场,得市场者得天下。三、靠资源,得资源者得天下。她补充说,她所说的资源指的是权力、朋友这一些。

我对这类问题不感兴趣。这类问题实际上是一些伪专家为了吸引别人目光,显示自己功力深厚而故意总结出来抬高自己身价的把戏。本来三个都可以靠,但我想听听毛梅的看法,便故意说资源是最重要的。毛梅摇摇头,说:“靠产品。假如你是经销型公司,你首先需要一种产品来作为你的核心,不然你连卖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假如你是服务型公司,你服务的内容就是产品,认真把内容做好,就是最好的服务。所以我认为产品是立身之本。”

毛梅又说:“很多人都会选择资源,但你想,一个才起步的企业,能接触到多少资源?有人以为有了权力这个资源就有了一切,其实这是一种错误判断。现在这社会,没人敢为了小利益乱用权力,有权力的人图的是什么?是安稳,不是利益。而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感是什么?也是安稳。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努力奋斗吗?那是因为他感觉不安稳,于是想多挣钱,让以后的生活安稳,一劳永逸。”

如果说开始时我对毛梅的见解仅仅是诧异的话,她的这段话则让我感到很惊异。我问她:“像我这类混得很潦倒的人要翻身,靠什么?”毛梅反问:“你潦倒吗?”我老实告诉她我前几年的生活,并且连我到工地当民工的事都告诉了她。我之所以告诉她这些,是因为我觉得她



的见解非同寻常,看问题很深刻。我现在恰好需要人指点。

毛梅笑着说:“其实你的眼神已经告诉了我。因为你从来都不敢坦然地去看一个人,目光总是很躲闪,这是自卑的表现。人之所以自卑,是因为他经历了一些低谷,认为自己可能已经没希望了。”我默然。毛梅说:“我对你做的行业不了解,但根据你的介绍,我感觉你就像一个游击队员,哪里有钱冲向哪儿。你这样做是不能持久的。身体跟不上,精力跟不上,久而久之,疲惫了,就放弃了。”毛梅的这一席话让我汗毛直竖。

毛梅接着说:“不过你现在的情况我能理解,你只有这样做才能生存下去。但你要改变思路了。我觉得你应该走专而精的道路,不要漫天撒网。”我听见“专而精”这个词时,心里不由为之一动,似乎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毛梅又说:“我想象得出,以前你猴急地冲向一颗颗芝麻的时候,也许看到过西瓜就在你手边,但你因为要生存,只能捡那些不费力气的芝麻,眼睁睁地看着西瓜被别人抱走。有这种体会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点点头。

毛梅笑了,她说:“那是别人的西瓜。现在你得养养力气,有了力气,那就是你的西瓜,至少你可以分得一半。”我又点头。我知道毛梅说的养养力气是什么意思。养养力气就是积累资本。 20

惊悚悬疑

上世纪六十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一纸密令,我们不明目的、不明地点、不明原因,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该书描述了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质实录。整个故事雄奇诡异、悬念迭出。

铁丝之间竟然束缚着一具骸骨

大校又给我们做了一次动员,然后就直接宣布出发。

按照地质成像照片上的分析,那架飞机所在的地方就在这条地下暗河的某一段,不过我们勘探出的垂直距离不等于实际距离,河道在地下蜿蜒,其长度不可获知,但必然是远远长于一千二百米。

我们在第二组,稍微晚于第一组十分钟。我们谨慎地往前面漂了三十米不到,就看到了岔洞。几组人在这里集合之后,各自分开漂进一个岔洞里。为避免意外,我们丢下几个无线电表浮标,看着那些东西平稳地漂浮前边,我们才放心地跟了上去。

洞穴勘探的危险性,在小说中往往被夸大,其实只要按照程序,谨小慎微,还是比较安全的。最初的四小时,一切顺利,我们很快就漂进去两千多米,水流开始急了起来,出现了转弯和台阶样的短瀑布。

此时四周开始出现一些卡在石头缝里的东西,估计是以前日本人留下的,我们的注意力都被这些木头箱类的东西吸引,前面的艇却突然停了下来,我们的艇一下就撞了上去,两只艇立即挤在了一起。

我们看到两只艇都硬生生地停住,都很奇怪,水下难道有东西?我们用桨在水里搅了搅,用力一挑,竟然从水里

挑起一团铁丝网。“狗日的小日本,竟然还给我打暗桩。”那副班长骂了一声。两个战士脱了衣服,咬着手电就潜入水底。下去没到三秒钟,两个人居然就浮了上来,一个人哆嗦着嘴唇说道:“报告班长,水下挂着一个死人。”副班长听到这话,也脱了衣服跳下去,王四川想下去帮忙,被我拽住了,接着就看到那三个人从水里抬起一个麻袋一样的东西。那东西重量极沉,浑身都是破口子,里面塞满了铁丝一样的东西,一放到艇上艇尾就翘了起来。

陈落户胆小,当即吓得往后缩,副班长喘了会气,然后皱起眉头就给了手下两个战士一人一个耳光,骂道:“什么眼神?死人,你家死人是这个样子?”两个战士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接着又被赶下去剪铁丝网。我看着那个麻袋,心说这不是缓冲包么,是爆破的时候用来当临时掩护体用的。这一袋子可能是当年运送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水里的。

王四川不等我解释完,突然扯起那个腐烂的麻袋,对我道:“不对,老吴,这真的是个死人。”说着他撕开已经酥软得好比腐烂的棉絮一样的麻袋,我们看到,里面缠绕的铁丝之间,竟然束缚着一具骸骨。尸体已经半白骨化,脸上的表情极度痛苦扭曲,看得我们都是一阵战栗。

时隔将近四十年,那种头皮发寒的感觉,我现在还无法忘记。而没有亲眼见到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那种景象,日本人竟然能够想出把中国人活活当成爆破的缓冲包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来。我们沉默了很久,气氛一下子就被这尸体搞得阴森恐怖,等那两个小兵从水里上来后,我们无言地把那尸体推回水里,继续出发。

随着地势越来越低,洞里的地质构造也开始变化,石灰岩水溶洞的特点开始替代构造洞的特点,出现石瀑布和渗

水现象,我们都戴上了雨篷帽。而越往下走,因为渗水作用,表层的石灰岩质都被带到了洞系深处,下面的溶蚀会更加厉害。但是到了一定的深度,洞穴又会返回到原始的地质构造洞形态,因为地面的压力太大,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溶洞根本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

这些是当时我们探讨后的结果,而我们都感兴趣,这条暗河的尽头会在哪里?

按照现在的缓坡,我们离垂直一千二百米深处的距离应该是十六公里,如果不出意外,我们将在明天早上十点到。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看气压计行进到大概离地面三百二十米的深度时,大量的溶洞特征爆发般出现,使得地下暗河两边的岩壁变成一幅让人恐惧的复杂画卷,暗河的顶上出现了架空的石桥,有些地方石瀑垂下来,都压到了我们的头顶,我们不得不压低身形才能过去。

不过很快,我们的理论推导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驶过一块巨大石瀑后,前面的河道里出现了露出水面的巨石,整个河道因为这些石头变得难以通行,石头挡住了去路,激流在这里绕过石头,而我们的皮筏子则卡在石头缝里。

我们没办法,只能爬上了一块石头查看状况,却发现前面出现了一片乱石滩,石滩上面全是不规则的石头,而在这些乱石之间的缝隙里,竟然填满了刚才我们从水下铁丝网上捞起的黑色麻袋。很多麻袋已经腐烂殆尽,里面的残骸呈现各种诡异的姿势,缠绕在铁丝里面,那场面,简直像地狱一般。

我们走过去尝试搬动一些麻袋,那些铁丝马上都绞在了一起,陈落户吓得没了谱,要不是来时放过了尿,我估计他都会尿裤子。倒是那个裴青,一直都没怎么说话,表情很镇定。 05

